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詞曲類一

詞曲二體在文章拔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終詞曲兩家又

畧分甲乙詞爲五類曰別集曰總集曰詞話曰
詞譜詞韻曲則惟錄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
韻而曲文則不錄焉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
記琵琶記俱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
可訓也

珠玉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晏殊撰殊有類要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
殊詞有珠玉集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刻與陳氏所
記合蓋猶舊本名臣錄稱殊詞名珠玉集張子野

爲之序子野張先字也今卷首無先序蓋傳寫佚之矣殊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故劉攽中山詩語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趙與峕賓退錄記殊幼子幾道嘗稱殊詞不作婦人語今觀其集綺豔之詞不少蓋幾道欲重其父名故作是言非確論也集中浣溪沙春恨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乃殊示張寺丞王校勘七言律中腹聯復齋漫錄嘗述之今復填入詞內豈自愛其造語之工故不嫌複用耶考

唐許渾集中一罇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二句亦前後兩見知古人原有此例矣

六一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其詞陳振孫書
錄解題作一卷此爲毛晉所刻亦止一卷而於總
目中註原本三卷蓋廬陵舊刻兼載樂語分爲三
卷晉刪去樂語仍併爲一卷也曾慥樂府雅詞序
有云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竊眇世所矜
式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爲公詞蔡條西清詩話云

歐陽詞之淺近者謂是劉焯僞作名臣錄亦云修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焯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誣之則修詞中已雜他人之作又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則修詞又或竄入他集蓋在宋時已無定本矣晉此刻亦多所釐正然諸選本中有梅堯臣少年遊園千十二獨凭春一首吳曾能改齋漫錄獨引爲修詞且云不惟聖俞君復二詞不及雖求諸唐人溫李集中殆難與之爲一則堯臣當別有詞此詞斷

當屬修晉未收此詞尚不能無所闕漏又如越溪
春結語沈麝不燒金鴨玲瓏月照梨花係六字二
句集內尚沿坊本誤玲爲玲瓏爲籠遂以七字爲
句是校讐亦未盡無訛然終較他刻爲稍善故今
從其本焉

樂章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柳永撰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
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
暑錄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爲歌詞教

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張端義貴耳集亦曰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云云蓋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樂章集三卷今止一卷蓋毛晉刊本所合并宋人詞之傳於今者惟此集最爲殘缺晉此刻亦殊少勘正訛不勝乙

其分調之顯然舛誤者如笛家別久二字小鎮西
久離缺三字小鎮西犯路遼遼三字臨江仙蕭條
二字皆係後段換頭今乃截作前段結句字句之
顯然舛誤者如尾犯之一種芳心力芳字當作勞
浪淘沙慢之幾度飲散歌闌闌字當作闕如何時
如字當作知浪淘沙令之有一箇人人一字屬衍
促盡隨紅袖舉促字下缺拍字破陣樂之各明珠
各字下脫採字定風波之拘束教吟咏咏字當叶
韻作和字鳳歸雲之霜月夜夜字下脫明字如魚

水之蘭芷汀洲望中中字當作裏望遠行之亂飄
僧舍密灑歌樓二句上下倒置紅窻睡之如削肌
膚紅玉瑩句已屬叶韻下又誤增峯字河傳之露
清江芳交亂清字當改淨塞鴻之漸西風絮絮字
屬衍訴衷情之不堪更倚木蘭木蘭二字當作蘭
棹夜半樂之嫩紅光數光字當作無金斂爭笑賭
斂字當作釵萬樹作詞律嘗駁正之今並從其說
其必不可通者則疑以傳疑姑仍其舊焉

安陸集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先撰案仁宗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
州人樞密副使張遜之孫天聖三年進士官至知
亳州卒於寶元二年歐陽修爲作墓誌者是也其
一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都官郎中卽作此
集者是也道山清話竟以博州張先爲此張先誤
之甚矣張鐸湖州府志稱先有文集一百卷惟樂
府行於世宋史藝文志載先詩集二十卷陳振孫
十詠圖跋稱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陸集舊京本
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云云

案此跋
載周密

齊東野語則振孫時其集尚存然振孫作直齋書錄解

題乃惟載張子野詞一卷而無其詩集殊不解其
何故也自明以來併其詞集亦不傳故毛晉刻六
十家詞獨不及先此本乃近時安邑葛鳴陽所輯
凡詩八首詞六十八首其編次雖以詩列詞前而
爲數無幾今從其多者爲主錄之於詞曲類中考
蘇軾集有題張子野詩集後曰子野詩筆老妙歌
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詩云浮萍破處見山影
野艇歸時聞草聲

案石林詩話瀛奎律髓草聲並誤作棹聲近時安邑葛氏刊本

據漁隱叢話
改正今從之

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

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
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
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云
云然軾所舉二聯皆涉纖巧自此二聯外今所傳
者惟吳江一首稍可觀然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
鳥聲深在蘆一聯亦有纖巧之病平心而論要爲
詞勝於詩當時以張三影得名殆非無故軾所題
跋當由好爲高論未可據爲定評也

東坡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軾詞一卷書錄解題則稱東坡詞二卷此本乃毛晉所刻後有晉跋云得金陵刊本凡混入黃晁秦柳之作俱經芟去然刊削尚有未盡者如開卷陽關曲三首已載入詩集之中乃饒李公擇絕句其曰以小秦王歌之者乃唐人歌詩之法宋代失傳惟小秦王調近絕句故借其聲律以歌之非別有詞調謂之陽關曲也使當時有陽關曲一調則必自有

本調之宮律何必更借小秦王乎以是收之詞集
未免泛濫至集中念奴嬌一首朱彝尊詞綜據容
齋隨筆所載黃庭堅手書本改浪淘盡爲浪聲沈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我笑生華髮
因謂浪淘盡三字於調不協多情句應上四下五
然考毛开此調如算無地聞風頂皆作仄平仄豈
可俱謂之未協石孝友此調云九重頻念此袞衣
華髮周紫芝此調云白頭應記得尊前傾蓋亦何
嘗不作上五下四句乎又趙彥衛雲麓漫鈔辨賀

新涼詞板本乳燕飛華屋句真跡飛作棲水調歌
詞板本但願人長久句真跡願作得指爲妄改古
書之失然二字之工拙皆相去不遠前人著作時
有改定何必定以真跡爲斷乎晉此刻不取洪趙
之說則深爲有見矣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
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
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
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
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開一派並行而不能偏

廢曾敏行獨醒雜志載軾守徐州日作燕子樓樂章其稿初具邏卒已聞張建封廟中有鬼歌之其事荒誕不足信然足見軾之詞曲興隸亦相傳誦故造作是說也

山谷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黃庭堅撰庭堅有山谷集已著錄此其別行之本也宋史藝文志載庭堅樂府二卷書錄解題則載山谷詞一卷蓋宋代傳刻已合併之矣陳振孫於晁无咎詞條下引補之語曰今代詞手惟秦七

黃九他人不能及也於此集條下又引補之語曰
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
腔子唱好詩二說自相矛盾考秦七黃九語在後
山詩話中乃陳師道撰殆振孫誤記歟今觀其詞
如沁園春望遠行千秋歲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
兩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醜
奴兒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諢
不可名狀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𨔵字第四首
之用𨔵字皆字書所不載尤不可解不止補之所

云不當行已也顧其佳者則妙脫蹊徑迥出慧心
補之著腔好詩之說頗爲近之師道以配秦觀殆
非定論觀其兩同心第二首與第三首玉樓春詞
第一首與第二首醉蓬萊第一首與第二首皆改
本與初本並存則當時以其名重片紙隻字皆一
槩收拾美惡雜陳故至於是是固宜分別觀之矣
陸游老學庵筆記辨其念奴嬌詞老子平生江南
江北愛聽臨風笛句俗本不知其用蜀中方音改
笛爲曲以叶韻今考此本仍作笛字則猶舊本之

未經竄亂者矣

淮海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秦觀撰觀有淮海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淮海
詞一卷而傳本俱稱三卷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
十七調哀爲一卷乃雜採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
總目注原本三卷特始存舊數云爾晉跋雖稱訂
訛搜遺而校讐尚多疎漏如集內長相思鐵甕城
高一闕乃用賀鑄韻尾句作鴛鴦未老否詞滙所
載則作鴛鴦未老綢繆考當時楊无咎亦有此調

與觀同賦注云用方回韻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綢繆知詞滙爲是矣又河傳一闕尾句作悶損人天不管考黃庭堅亦有此調尾句作好殺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字是觀原詞當是瘦殺人天不管悶損二字爲後人妄改也至喚起一聲人悄一闕乃在黃州咏海棠作調名醉鄉春詳見冷齋夜話此本乃缺其題但以三方空記之亦爲失考今並釐正稍還其舊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

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
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條
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壻范溫常預貴人家會貴人
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畧不顧溫酒酣
懽洽始問此郎何人溫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
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條蔡京
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書舟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程垓撰垓字正伯眉山其家有擬舫名書舟

見本集詞注古今詞話謂號虛舟蓋字誤也書錄
解題載堦書舟詞一卷傳本或作書舟雅詞二卷
而宋史藝文志乃作陳正伯書舟雅詞十一卷則
又誤程爲陳誤二爲十一矣此本爲毛晉所刻仍
作一卷前有王偁序與書錄解題所載合序云尚
書尤袤曾稱其文過於詩詞今其詩文無可考而
詞則頗有可觀楊慎詞品最稱其酷相思四代好
折秋英數闋蓋堦與蘇軾爲中表耳濡目染有自
來也集內攤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門一闋諸

刻多作康與之江城梅花引僅字句小有異同此
調相傳爲前半用江城子後半用梅花引故合云
江城梅花引至過變以下並兩調俱不合考詞譜
載江城子亦名江神子應以名攤破江神子爲是
詳其句格亦屬垓本色其題爲康作當屬傳譌又
卷末毛晉跋意難忘一剪梅諸闕俱定爲蘇作悉
行刪正今考東坡詞內已增入意難忘一首而一
剪梅尚未載入其詞亦仍載此集中未嘗刊削然
數詞語意淺俚在垓亦非佳製可信其必非軾作

晉之所云未詳其何所據也

小山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晏幾道撰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殊之幼子監穎
昌許田鎮熙寧中鄭俠上書下獄悉治平時所往
還厚善者幾道亦在其中從俠家搜得其詩裕陵
稱之始得釋事見侯鯖錄黃庭堅小山集序曰其
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
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又古今詞話
載程叔微之言曰伊川聞人誦叔原詞夢魂慣得

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曰鬼語也意頗賞之然則幾道之詞固甚爲當時推挹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小山詞一卷並錄黃庭堅全序此本佚去惟存無名氏跋後一篇據其所云似幾道詞本名補亡以爲補樂府之亡單文孤證未敢遽改姑仍舊本題之至舊本字句往往訛異如泛清波摘遍一闕暗惜光陰恨多少句此於光字上誤增花字衍作八字句詞匯遂改陰作飲再誤爲暗惜花光飲恨多少如斯之類殊失其真今併訂正焉

晁无咎詞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晁補之撰補之有雞肋集已著錄是集書錄解
題作一卷但稱晁无咎詞柳塘詞話則稱其詞集
亦名雞肋又稱補之常自銘其墓名逃禪詞考楊
補之亦字无咎其詞集名曰逃禪不應名字相同
集名亦復蹈襲或誤合二人爲一歟此本爲毛晉
所刊題曰琴趣外篇其跋語稱詩餘不入集中故
名外篇又分爲六卷與書錄解題皆不合未詳其
故卷末洞仙歌一首爲補之大觀四年之絕筆則

舊本不載晉撫黃昇花巷詞選補錄於後者也補之爲蘇門四學士之一集中如洞仙歌第二首填盧仝詩之類未免效蘇軾隳括歸去來詞之聲然其詞神姿高秀與軾實可肩隨陳振孫於淮海詞下記補之之言曰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邊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觀所品題知補之於此事特深不但詩文之擅長矣刊本多訛今隨文校正其引駕行一首證以柳永樂章集及集內春雲輕鎖一首實佚其後半無從考

補今亦仍之至琴趣外篇宋人中如歐陽修黃庭堅晁端禮葉夢得四家詞皆有此名併補之此集而五殊爲淆混今仍題曰晁无咎詞庶相別焉

姑溪詞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李之儀撰之儀有姑溪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姑溪詞一卷此本爲毛晉刊凡四十調共八十有八闕之儀以尺牘擅名而其詞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減秦觀晉跋謂花巷詞選未經採入有遺珠之歎其說良是疑當時流傳未廣黃昇偶未

見之未必有心於刪汰至所稱鴛衾半擁空牀月
步懶恰尋牀卧看遊絲到地長時時浸手心頭潤
受盡無人知處涼諸句亦不足盡之儀所最則之
儀之佳處晉亦未能深知之也其和陳瓊賀鑄黃
庭堅諸詞皆列原作於前而已詞居後唱和並載
蓋卽謝朓集中附載王融詩例使贈答之情彼此
相應足以見措詞運意之故較他集體例爲善所
載庭堅好事近後闕負十分蕉葉句今本山谷詞
蕉葉誤作金葉亦足以互資考證也

溪堂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謝逸撰宋史藝文志載逸有集二十卷溪堂詩
五卷歲久散佚今已從永樂大典中蒐輯成編已
著錄書錄解題別載溪堂詞一卷今刊本一卷末
有毛晉跋稱旣得溪堂全集末載樂府一卷遂依
其章次就梓蓋其集明末尚未佚晉故得而見之
也逸以詩名宣政間然復齋漫錄載其嘗過黃州
杏花村館題江神子一闕於驛壁過者必索筆於
驛卒卒苦之因以泥塗焉其詞亦見重一時矣是

作今載集中語意清麗良非虛美其他作亦極煅煉之工卷首有序署漫叟而不名其所稱黛淺眉痕沁紅添酒面潮二句乃菩薩蠻第一闕中句魚躍冰池拋玉尺雲橫石嶺拂鮫綃乃望江南第二闕中句然紅潮登頰醉檳榔本蘇軾語魚躍練江拋玉尺亦王令語皆剽竊前輩舊文不爲佳句乃獨摘以爲極工可謂舍長而取短殊非定論晉跋語又載花心動一闕謂出近來吳門抄本疑是贗筆乃沈天羽作續詞譜獨收此詞朱彝尊詞綜選

逸詞因亦首登是闕考宋人詞集如史達祖周邦彥張元幹趙長卿高觀國諸人皆有此調其音律平仄如出一轍獨是詞隨意填湊頗多失調措語尤鄙俚不文其爲屢作蓋無疑義晉刊此集削而不載特爲有見今亦不復補入庶免魚目之混焉

東堂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毛滂撰滂有東堂集已著錄此詞一卷載於馬端臨經籍考與今本相合蓋其文集久佚今乃真錄成帙其詞集則別本孤行幸而得存也端臨又

引百家詩序稱其罷杭州法曹時以贈妓詞今夜
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句見賞於蘇軾其詞爲
惜分飛今載集中然集中有太師生辰詞數首實
爲蔡京而作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其父柄政時滂
獻一詞甚偉麗驟得進用者當卽在此數首之中
則滂雖由軾得名實附京以得官徒擅才華本非
端士方回瀛奎律髓乃以爲守正之士蓋偶未及
考其詞則情韻特勝陳振孫謂滂他詞雖工終無
及蘇軾所賞一首者亦隨人作計之見非篤論也

其文集詞集並稱東堂者滂令武康時改盡心堂
爲東堂集中驀山溪一闕自注其事甚悉云

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周邦彥撰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豐中獻汴都
賦召爲太樂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閣待制出知順
昌府徙處州卒自號清真居士宋史文苑傳稱邦
彥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好音樂能自度曲製
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藝文志載清真居士集十
一卷蓋其詩文全集久已散佚其附載詩餘與否

不可復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詞有清真集二
卷後集一卷此篇名曰片玉據毛晉跋稱爲宋時
刊本所題原作二卷其補遺一卷則晉採各選本
成之疑舊本二卷卽所謂清真集晉所綴拾乃其
後集所載也卷首有強煥序與書錄解題所傳合
其詞多用唐人詩句隲括入調渾然天成長篇尤
富豔精工善於鋪敘陳郁藏一話腴謂其以樂府
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非溢
美也又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方

千里和詞一一按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今以兩
集互校如隔浦蓮近拍金丸落驚飛鳥句毛本注
云按譜此處宜三字二句然千里詞作夷猶終日
魚鳥則周詞本是金丸驚落飛鳥非三字二句又
荔枝香近兩兩相依燕新乳句止七字千里詞作
深澗斗瀉飛泉洒甘乳句凡九字觀柳永吳文英
二集此調亦俱作九字句不得謂千里爲誤則此
句尚脫二字又玲瓏四犯細念想夢魂飛亂句七
字毛本因舊譜誤脫細字遂註曰按譜宜是六言

不知千里詞正作顧鬢影翠雲零亂七字則此句
細字非衍文又西平樂爭知向此征途區區佇立
塵沙二句共十二字千里和云流年迅景霜風敗
葦驚沙止十字則此句實誤衍二字至於蘭陵王
尾句似夢裏淚暗滴六仄字成句觀史達祖此調
此句作欲下處似認得亦止用六仄字可以互証
毛本乃於夢字下增一魂字作七字句尤爲舛誤
今並釐正之據書錄解題有曹杓字季中號一壺
居士者曾註清真詞二卷今其書不傳

初寮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王安中撰安中有初寮集已著錄其爲人反覆
炎涼雖不足道然才華富豔亦不可掩花菴詞選
載其詞如小重山之椽燭垂珠清漏長庭留春筍
緩飛觴蝶戀花之翠霧縈紆消篆印笛聲恰度秋
鴻陣等句皆爲當世所稱就文論文亦南北宋間
佳手也書錄解題載初寮詞一卷與今本合考集
內安陽好九闋吳曾能改齋漫錄稱韓魏公皇祐
初鎮維揚曾作維揚好詞四章其後熙寧中罷相

鎮安陽復作安陽好十章人多傳之云云據曾所錄之一首卽此集內形勝魏西州一首安陽爲魏郡地安中未曾鎮彼似此詞宜屬韓琦顯然誤入殆又經後人裒輯非陳氏所見原本矣疑以傳疑姑存之以備考証焉

聖求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呂濱老撰濱老字聖求嘉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呂渭老考嘉定壬申趙師序亦作濱老二字形似其取義亦同未詳孰是也濱老在北宋末

頗以詩名師旆稱其憂國詩二聯痛傷詩二聯釋
憤詩二聯皆爲徽欽北狩而作憂國詩有尚喜山
河歸帝子可憐麋鹿入王宮語則南渡時尚存矣
其詩在師旆時已無完帙詞則至今猶傳書錄解
題作一卷與此本相合楊慎詞品稱其望海潮醉
蓬萊撲蝴蝶近惜分釵薄倖選冠子百宜嬌等闕
佳處不減少游東風第一枝詠梅不減東坡之綠
毛么鳳今考詠梅詞集中不載僅附見毛晉跋中
晉跋亦不言所據未詳其故晉跋又稱其惜分釵

一闕尾句用二疊字較陸游釵頭鳳用三疊字更有別情不知濱老爲徽宗時人游乃寧宗時人釵頭鳳詞實因惜分釵舊調而變平仄相間爲仄韻相間耳晉似謂此調反出於釵頭鳳未免偶不檢也

友古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蔡伸撰伸字仲道莆田人襄之孫自號友古居士宣和中官彭城倅歷官左中大夫書錄解題載伸友古詞一卷此本卷數相合伸嘗與向子諲同

官彭城漕屬故屢有贈子諲詞而子諲酒邊詞中
所載倡酬人姓氏甚夥獨不及仲未詳其故仲詞
固遜子諲而才致筆力亦畧相伯仲卽如南鄉子
一闕自注云因向詞有憑書續斷腸句而作今考
向詞乃南歌子以伸詞相較其婉約未遽相遜也
毛晉刊本頗多疎舛如飛雪滿羣山一調晉注云
又名扁舟尋舊約不知此乃後人從本詞後闕起
句改名非有異體亦不應卽以名本詞惜奴嬌一
調晉注云一作粉蝶兒不知粉蝶兒另有一調與

惜奴嬌判然不同至青玉案和賀方回韻前闕處
字韻謔作地字賀此調南宋諸人和者不知凡幾
晉不能互勘其誤益爲失考矣

和清真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方千里撰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簽判李羣宋藝
圃集嘗錄其題真源宮一詩其事迹則未之詳也
此集皆和周邦彥詞邦彥妙解聲律爲詞家之冠
所製諸調不獨音之平仄宜遵卽仄字中上去入
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謂分刊節度深契微芒故千

里和詞字字奉爲標準今以兩集相較中有調名
稍異者如浣溪沙目錄與周詞相同而題則誤作
浣沙溪荔枝香周詞作荔枝香近吳文英夢窓稿
亦同此集獨少近字浪淘沙周詞作浪淘沙慢蓋
浪淘沙製調之始皇甫松惟七言絕句李後主始
用雙調亦止五十四字周詞至百三十三字之多
故加以慢字此去慢字卽非此調蓋皆傳刻之訛
非千里之舊又其字句互異者如荔枝香第二調
前闕是處池館春徧周詞作但怪燈偏簾卷不惟

音異平仄亦殊霜葉飛前闕自遍拂塵埃玉鏡羞
照句止九字周詞作透入清輝半晌特地留殘照
共十十字則和詞必上脫二字塞垣春前闕結句
短長音如寫句止五字周詞作一懷幽恨如寫乃
六字句則和詞亦脫一字後闕滿堆襟袖周詞作
兩袖珠淚則第二字不用平聲和詞當爲堆滿襟
袖之誤三部樂前闕天際留殘月句止五字周詞
作何用交光明月亦六字句則和詞又脫一字若
六醜之分段以人間春寂句屬前半闕之末周詞

刊本亦同然証以吳文英此調當爲過變之起句
則兩集傳刻俱訛也據毛晉跋樂安楊澤民亦有
和清真詞或合爲三英集刊行然晉所刻六十一
家之內無澤民詞又不知何以云然矣

石林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陳振孫
書錄解題作一卷與今本同卷首有關注序稱其
兄聖功元符中爲鎮江掾夢得爲丹徒尉得其小
詞爲多味其詞婉麗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

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云
云考倚聲一道去古詩頗遠集中亦惟念奴嬌故
山漸近一首雜用陶潛之語不得謂之似陶注所
擬殊爲不類至於雲峯橫起一首全仿蘇軾大江
東去并卽參用其韻又鷓鴣天一曲青山後闕且
直用軾詩語足成是以舊刻頗有與東坡詞彼此
混入者則注謂夢得近於蘇軾其說不誣夢得著
石林詩話主持王安石之學而陰抑蘇黃頗乖正
論乃其爲詞則又挹蘇氏之餘波所謂是非之心

有終不可澌滅者耶卷首賀新郎一詞毛晉注或刻李玉考王楸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常得其婦翁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常得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云云則確爲夢得之作晉蓋未核又野客叢書所記正謂此句作啼鶯語故章冲疑啼字語字相複此本乃改爲流鶯與王楸所記全然牴牾知毛晉疎於考證妄改古書者多矣

丹陽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葛勝仲撰勝仲有丹陽集已著錄其詞則書錄
解題別載一卷此爲毛晉所刻蓋其單行之本也
勝仲與葉夢得酬唱頗多而品格亦復相埒惟葉
詞中有鷓鴣天次魯卿韻觀太湖一闕此卷內未
見原唱而此卷有定風波燕駱駝橋次少蘊韻二
闕葉詞內亦未見非當時有所刊削卽傳寫佚脫
至浣溪沙三首在葉詞以爲次魯卿韻在此卷又
以爲和少蘊韻則兩者必有一訛不可得而復考
矣其江城子後闕押翁字韻益可証葉詞復押宮

字之誤鷓鴣天生辰一詞獨用仄韻諸家皆無是
體據調當改木蘭花至於字句訛缺凡永樂大典
所載者如鷓鴣天後闕懽華本作懽娛第二首後
闕紅囊本作紅裳西江月第二首後闕榮塗本作
榮塗臨江仙第三首後闕搗鼓本作釀鼓浣溪沙
第二首後闕容貌本作容見驀山溪第一首前闕
襖服本作衫服摸名本作摸石第二首後闕橫石
亦本作摸石第三首前闕使登榮本作便登榮隨
柳岸本作隋岸柳西江月第三首後闕鱸魚本作

鱸蓴瑞鷗鵠後闕還過本作還過江城子第二首
後闕歌鐘下本有捲簾風三字蝶戀花後闕今本
作二方空者本黃紙二字龍護本作龍護臨江仙
前闕儒似本作臘仙第二首後闕今本缺十二字
本作憑誰都卷入芳樽賦歸歡靖節二句醉花陰
前闕凍拚萬林梅句本作凍拚萬林梅浪淘沙第
二首後闕關宴本作開燕皆可証此本校讐之疎
又永樂大典本尚有小飲浣溪沙一首九日南鄉
子一首題靈山廣瑞禪院虞美人一首爲是本所

無則訛脫又不止字句矣

筠谿樂府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李彌遜撰彌遜有筠谿集已著錄此編舊本附綴筠谿集末考彌遜家傳稱所撰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詩十卷雜文六卷與今本筠谿集合而不及樂府則此集本別行也凡長短調八十一首其長調多學蘇軾與柳周軾穠別爲一派而力稍不足以舉之不及蘇之操縱自如短調則不乏秀韻矣中多與李綱富知柔葉夢得張元幹唱和之作又

有鵬舉座上歌姬唱夏雲峯一首考岳飛與湯邦
彥皆字鵬舉皆彌遜同時然飛於南渡初倥傯戈
馬不應有聲伎之事或當爲湯邦彥作歟開卷寄
張仲宗沁園春一首注蘆川集誤刊字然蝶戀花
第五首今亦見蘆川集中又不知誰誤刊也自虞
美人以下十二首皆祝壽之詞顓頊通用一無可
取宋人詞集往往不加刊削未喻其故今亦姑仍
原本以存其舊焉

坦庵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趙師使撰師使字介之燕王德昭七世孫集中
有和葉夢得徐俯二詞蓋南宋初人也案陳振孫
書錄解題載坦庵長短句一卷稱趙師俠撰陳景
沂全芳備祖載梅花五言一絕亦稱師俠與此本
互異未詳孰是蓋二字點畫相近猶田肯田宵史
傳亦姑兩存耳毛晉刊本謂師使一名師俠則似
其人本有兩名非事實也是集前有其門人尹覺
序據云坦庵爲文如泉出不擇地詞章乃其餘事
其模寫體狀雖極精巧皆本情性之自然今觀其

集蕭疎淡遠不肯爲剪紅刻翠之文洵詞中之高
格但微傷率易是其所偏師使嘗舉進士其宦游
所及繫以甲子見於各詞注中者尚可指數大約
始於丁亥而終於丁巳其地爲益陽豫章柳州宜
春信豐瀟湘衡陽莆中長沙其資階則不可詳考
矣

酒邊詞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向子諲撰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憲肅皇后
再從姪元符初以恩補官南渡初歷徽猷閣直學

士知平江府事蹟具宋史本傳子諲晚年以忤秦
檜致仕卜築於清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之別墅
號所居曰薌林既作七言絕句以紀其事而復廣
其聲爲鷓鴣天一闕樓鑰攻媿集嘗紀其事然鑰
僅述其詩而不及其詞又子諲之號薌林居士據
西江月五柳坊中煙綠一闕注是已在政和年間
鑰亦考之未審也書錄解題載子諲詞有酒邊集
一卷樂府紀聞則稱四卷此本毛晉所刊分爲二
卷上卷曰江南新詞下卷曰江北舊詞題下多自

注甲子新詞所注皆紹興中作舊詞所注則政和
宣和中作也卷首有胡寅序稱退江北所作於後
而進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元
酒之尊棄置醇味玩其詞意此集似子諲所自定
然減字木蘭花斜江疊翠一闕注兼紀絕筆云云
已屬後人綴入而此詞以後所載甚多年月先後
又不以甲子爲次殆後人又有所竄亂非原本耶
其浣溪沙咏巖桂第二闕別樣清芬撲鼻來一首
據注云曾端伯和葢以端伯和詞附錄集內而目

錄乃併作子諲之詞題爲浣溪沙十二首則非其舊次明矣

無住詞一卷

安嶽巡撫採進本

宋陳與義撰與義有簡齋集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無住詞一卷以所居有無住庵故以名之與義詩師杜甫當時稱陳黃之後無逾之者其詞不多且無長調而語意超絕黃昇花庵詞選稱其可摩坡仙之壘至於虞美人之及至桃花開後却怱怱臨江仙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等句

胡仔漁隱叢話亦稱其清婉奇麗蓋當時絕重其詞也此本爲毛晉所刊僅十八闕而吐言天拔不作柳彈鶯嬌之態亦無蔬筍之氣殆於首首可傳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廢之方回瀛奎律髓稱杜甫爲一祖而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如以詞論則師道爲勉強學步庭堅爲利鈍互陳皆迴非與義之敵矣開卷法駕導引三闕與義已自注其詞爲擬作而諸家選本尚有稱爲赤城韓夫人所製列之仙鬼類中者證以本集亦足訂小說之

誣焉

漱玉詞一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宋李清照撰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禮部郎提點京東刑獄格非之女湖州守趙明誠之妻也清照工詩文尤以詞擅名胡仔荅溪漁隱叢話稱其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上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儉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今其啟具載趙彥雲麓漫抄中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其與後夫構訟事尤詳此本爲毛晉汲

古閣所刊卷末備載其軼事逸文而不錄此篇蓋諱之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清照漱玉詞一卷又云別本作五卷黃昇花庵詞選則稱漱玉詞三卷今皆不傳此本僅詞十七闕附以金石錄序一篇蓋後人裒輯爲之已非其舊其金石錄後序與刻本所載詳畧迥殊蓋從容齋隨筆中抄出亦非完篇也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其元宵詞永遇樂秋詞聲聲慢以爲闡閣有此文筆殆爲間氣良非虛美雖篇帙無

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竹坡詞三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倉稊米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竹坡詞一卷此本作三卷考卷首高郵孫兢序稱離爲三卷則通考一卷乃三卷之誤兢序稱共詞一百四十八闕此本乃一百五十闕據其子棐乾道九年重刊跋則憶王孫爲絕筆初刻止於是篇其減字木蘭花採桑子二篇乃棐續得佚藁別附於末故與原本數異也集中鷓鴣天凡十三

闕後三闕自注云予少時酷喜小晏詞故其所作
時有似其體製者此三篇是晚年歌之不甚如人
意聊載乎此云云則紫芝填詞本從晏幾道入晚
乃刊除穠麗自爲一格競序稱其少師張耒稍長
師李之儀者乃是詩文之淵源非詞之淵源也栞
跋稱是集先刻於潯陽訛舛甚多乃親自校讐然
集中瀟湘夜雨一調實爲滿庭芳兩調相似而實
不同其瀟湘夜雨本調有趙彥端一詞可証自是
集誤以滿庭芳當之詞滙遂混爲一調至選聲集

列瀟湘夜雨調反不收趙詞而止收周詞是愈轉
愈訛其失實由於此又第三卷定風波令實爲琴
調相思引亦有趙彥端詞可証其定風波另有正
體與此不同皆爲疎舛殆後人又有所竄亂非槩
手勘之舊矣

蘆川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張元幹撰元幹有蘆川歸來集已著錄宋史藝
文志載其詞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一卷與
此本合案紹興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銓謫新州元

幹作賀新郎詞以送坐是除名

考宋史胡銓傳其
上書乞斬秦檜在

戊午十一月

月則元幹除名自屬此時毛
晉跋以爲辛酉殊爲未審謹附訂於此

又李綱疏

諫和議亦在是年十一月綱斯時已提舉洞霄官

元幹又有寄詞一闕今觀此集卽以此二闕歷卷

蓋有深意其詞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尚想其抑塞

磊落之氣然其他作則多清麗婉轉與秦觀周邦

彥可以肩隨毛晉跋曰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

庵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可謂知言至稱其洒

窻間惟稷雪句引毛詩疏爲証謂用字多有出處

則其說似是而實非詞曲以本色爲最難不尚新
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稷雪二字拈以入詞究
爲別格未可以之立制也又卷內鶴冲天調本當
作喜遷鶯晉乃注云向作喜遷鶯誤今改作鶴冲
天不知喜遷鶯之亦稱鶴冲天乃後人因韋莊喜
遷鶯詞有爭看鶴冲天句而名調止四十七字元
幹正用其體晉乃執後起之新名反以原名爲誤
尤疎於考証矣

東浦詞一卷

蘇巡撫
採進本

宋韓玉撰案是時有二韓玉劉祁歸潛志曰韓府判玉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八翰林爲應奉文字後爲鳳翔府判官大安中陝西帥府檄授都統或誣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金史大金國志並同此一韓玉也其人終於金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司馬文季使北不屈生子名通國蓋本蘇武之意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在北亦與通國善癸未九月以扇寄

玉詩都督張魏公見詩甲申春遺信往大梁諷璘
通國等至亳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等三百餘口
同日遇害此又一韓玉也其人由金而入宋考集
中有張魏公生旦上辛幼安生日自廣中出過廬
陵贈歌姬段雲卿水調歌頭三首廣東與康伯可
感皇恩一首則是集爲歸宋後所編故陳振孫書
錄解題有東浦詞一卷著於錄也毛晉刻其詞入
宋六十家詞又詆其雖與康與之辛棄疾唱和相
去不止芻羅無鹽今觀其詞雖慶賀諸篇不免俗

濫晉所摘且坐令中二句亦體近北曲誠非佳製
然宋人詞內此類至多何獨刻責於玉且集中如
感皇恩減字木蘭花賀新郎諸作未嘗不淒清宛
轉何獨擯置不道而獨糾其冤家何處二語蓋明
人一代之積習無不重南而輕北內宋而外金晉
直以畛域之見曲相排詆非真出於公論也又鄙
薄旣深校讐彌畧如水調歌頭第二首前闕容飾
尚中州句飾字訛爲飭字曲江秋前闕淒涼颺舟
句本無遺脫乃於颺字下加一方空後闕蕭然傷

句傷字下當脫一字乃反不以方空記之一翦梅
前闕只怨閒縱繡鞍塵句怨字據譜不宜仄上西
平調卽金人捧露盤前闕暗惜雙雪句惜字據譜
亦不宜仄後闕不知早句早字下據譜尚脫一字
賀新郎第三首後闕冷字韻複當屬訛字一翦梅
一名行香子乃誤作竹香子不知竹香子別有一
調與此迥異上辛幼安水調歌頭誤脫一頭字遂
不與水調歌頭並載而別立一水調歌之名排比
參錯備極譌舛晉刻宋詞獨此集稱托友人校讐

殆亦自知其疎漏歟至賀新郎詠水仙以玉曲與
注女並叶卜算子以夜謝與食月互叶則由玉參
用土音如林外以掃叶鎖黃庭堅之以笛叶竹非
校讐之過矣

嬾窟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侯寘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寘字彥周東武人
紹興中以直學士知建康今考集中有戲用賀方
回韻餞別朱少章詞則其人當在南宋之初而眼
兒媚詞題下注曰效易安體易安爲李清照之號

亦紹興初人寔已稱效殆猶杜牧李商隱集中效
沈下賢體之例耶又有爲張敬夫直閣壽詞中秋
上劉共甫舍人詞皆孝宗時人而壬午元旦一詞
實爲孝宗改元之前一年則乾道淳熙間其人尚
存振孫特舉其爲官之歲耳寔爲晁氏之甥猶有
元祐舊家流風餘韻故交游皆勝流其詞亦婉約
嫺雅無酒樓歌館簪舄狼籍之態雖名不甚著而
在南宋諸家之中要不能不推爲作者書錄解題
著錄一卷與今本同毛晉嘗刻之六十家詞中於

響頗爲疎漏其最甚者如秦樓月卽憶秦娥因李
白詞中有秦娥夢斷秦樓月句後人因改此名本
屬雙詞晉所刻於前闕之末脫去一字與後闕聯
屬爲一遂似此詞別有此體殊爲舛誤他如水調
歌頭之歡傾擁旌旄傾字不應作平青玉案之咫
尺清明三月暮暮字與前闕韻復又冉冉年元真
暗度句元字文義不可解當是光字其遙天奉翠
華引一首尤訛誤幾不可讀今無別本可校其可
改正者改正之不可考者亦姑仍其舊云

逃禪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楊无咎撰无咎字補之自號逃禪老人清江人
諸書揚或作楊按圖繪寶鑑称无咎祖漢子雲其
書從才不從木則作楊誤也高宗時秦檜擅權无
咎恥於依附遂屢徵不起其人品甚高所畫墨梅
歷代寶重遂以技藝掩其文章然詞格殊工在南
宋之初不忝作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无咎逃禪
詞一卷與今本合毛晉跋稱或誤以爲晁補之詞
則晁无咎亦字補之二人名字俱同故傳寫誤也

集中明月棹孤舟四首晉注云向誤作夜行船今
按譜正之案此調卽是夜行船亦卽是雨中花諸
家詞雖有小異按其音律要非二調无咎此詞實
與趙長卿吳文英詞中所載之夜行船無一字不
同晉第見詞譜收黃在軒詞名明月棹孤舟不知
明月卽夜棹卽行孤舟卽船近時萬樹詞律始辨
之晉蓋未及察也又相見歡本唐腔正名宋人則
名爲烏夜啼與錦堂春之亦名烏夜啼名同實異
晉注向作烏夜啼誤尤考之未詳至點絳脣原注

用蘇軾韻其後闕尾韻舊本作裏字晉因改作堺
字並詳載堺字義訓於下實則蘇詞末句乃破字
韻裏字且誤而堺字尤爲臆改明人刊書好以意
竄亂往往如此今姑仍晉本錄之而附糾其繆如
右

于湖詞三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張孝祥撰孝祥有于湖集已著錄宋史藝文志
載其詞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于湖詞一卷
黃昇中興詞選則稱紫微雅詞以孝祥曾官中書

舍人故也此本爲毛晉所刊第一卷末卽繫以跋
稱恨全集未見蓋祇就詞選所載二十四闕更摭
四首益之以備一家後二卷則無目錄亦無跋語
蓋其後已見全集刪其重複另編爲兩卷以續之
而首卷則未重刊故體例特異耳卷首載陳應行
湯衡兩序皆稱其詞寓詩人句法繼軌東坡觀其
所作氣概亦幾幾近之朝野遺記稱其在建康留
守席上賦六州歌頭一闕感憤淋漓主人爲之罷
席則其忠憤慷慨有足動人者矣又耆舊續聞載

孝祥十八歲時卽有點絳唇流水泠泠一詞爲朱希真所驚賞或刻孫和仲或卽以爲希真作皆誤今集不載是篇或以少作而佚之歟陳應行序稱于湖集長短句凡數百篇今本乃僅一百八十餘首則原稿散亡僅存其半已非當日之舊矣

海野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曾覲撰覲有海野集已著錄初孝宗在潛邸時覲爲建王內知客常與觴詠唱酬卷首水龍吟後闕有云攜手西園宴罷下瑤臺醉覓初醒卽紀承

寵游宴之事故用飛蓋西園故實以後常侍宴應
制如阮郎歸賦燕柳梢青賦柳諸詞亦皆其時所
作觀又嘗見東都之盛故奉使過京作金人捧露
盤邯鄲道上作憶秦娥重到臨安作感皇恩等曲
黃昇花巷詞選謂其語多感慨淒然有黍離之悲
雖與龍大淵朋比作姦名列宋史佞倖傳中爲談
藝者所不齒而才華富艷實有可觀過而存之亦
選六朝詩者不遺江總選唐詩者不遺崔湜宗楚
客例也

審齋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王千秋撰千秋字錫老審齋其號也東平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審齋詞一卷而不詳其始末據卷內有壽韓南澗生日及席上贈梁次張二詞南澗名元吉隆興中爲吏部尚書次張名安世淳熙中爲桂林轉運使是千秋爲孝宗時人矣惟安世詩稱千秋爲金陵耶毛晉跋稱其詞多酬賀之不合或流寓於金陵耶毛晉跋稱其詞多酬賀之作然生日韻詞南宋人集中皆有獨刻責於千

秋況其體本花間而出入於東坡門徑風格秀拔
要自不雜俚音南渡之後亦卓然爲一作手黃昇
中興詞選不見採錄或偶未見其本耳晉跋遽以
絕少綺豔評之亦殊未允集中如憶秦娥清平樂
好事近虞美人點絳脣以及詠花諸作短歌微吟
興復不淺何必屯田樂章始爲情語也

介菴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朱趙彥端撰彥端字德莊號介菴魏王廷美七世
孫乾道淳熙間以直寶文閣知建寧府終左司郎

官宋史藝文志載彥端有介菴集十卷外集三卷
又有介菴詞四卷書錄解題則僅稱介菴詞一卷
此本爲毛晉所刊亦止一卷然據其卷後跋語似
又舊刻散佚僅存此一卷者未之詳也張端義貴
耳集載彥端嘗賦西湖謁金門詞有波底斜陽紅
濕之句爲高宗所喜有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
之稱其他篇亦多婉約纖穠不愧作者集末鷓鴣
天十闕乃爲京口角妓蕭秀蕭瑩歐懿劉雅歐倩
文秀王婉楊蘭吳玉九人而作詞格凡猥皆無可

取且連名入之集中殆於北里之志殊乖雅音自
唐宋以來士大夫不禁狹邪之遊彥端是作蓋亦
移於習俗存而不論可矣

歸愚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葛立方撰方立有歸愚集已著錄宋人之中父
子以填詞名家者惟晏殊晏幾道後則立方與其
父勝仲爲最著其詞多平實鋪敘少清新宛轉之
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規格流傳旣久存之亦可備
一家卷末毛晉跋稱集內雨中花眼兒媚兩調俱

不合譜未敢妄爲更定今參考諸家詞集其眼兒
媚乃朝中措之譌歐陽修平山欄檻倚晴空一闌
可以互証至雨中花調立方兩詞疊韻初無舛誤
以音律反覆勘之實題中脫一慢字京鏗辛棄疾
皆有此調立方詞起三句可依辛詞讀第四第五
句京辛兩作皆作上五下四立方則作上六下三
雖微有不同而同是九字其餘則不獨字數相符
平仄亦毫無相戾其爲雨中花慢亦可無疑晉蓋
考之未審他如滿庭芳一調連城十闕凡後半換

頭二字有用韻者亦有不用韻而直作五字句者
考宋人此詞此二字本無定式山谷詞用韻書舟
詞不用韻立方兩存其體亦非傳寫有訛也

克齋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沈端節撰端節字約之吳興人是集見陳振孫
書錄解題然振孫亦不詳其始末毛晉跋語疑其
卽詠賈耘老茗上水閣沈會宗之同族亦無確証
惟湖州府志及溧陽縣志均載端節寓居溧陽嘗
令蕪湖知衡州提舉江東茶鹽淳熙間官至朝散

大夫其說必有所據獨載其詞名充齋集則充克
二字形近致譌耳其詞僅四十餘闕多有詞而無
題考花間諸集往往調卽是題如女冠子則詠女
道士河瀆神則爲送迎神曲虞美人則詠虞姬之
類唐末五代諸詞例原如是後人題詠漸繁題與
調兩不相涉若非存其本事則詞意俱不可詳集
中如念奴嬌二闕之稱太守青玉案第一闕之稱
使君第三闕之稱賢侯竟不知所贈何人至念奴
嬌尋幽覽勝一闕似屬端節自道據詞中自笑飄

零驚歲晚欲挂衣冠神武及羣玉圖書廣寒宮殿
一一經行處云云則端節固當曾官京職以其題
已佚遂無可援據宋人詞集似此者頗少疑原本
必屬調與題全輾轉傳寫苟趨簡易遂遭刪削耳
今無可考補姑仍其舊至其吐屬婉約頗具風致
固不以花庵草堂諸選不見採錄減價矣

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陳亮撰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
其詞四卷今不傳此集凡詞三十首已具載本集

然前後不甚銓次此本爲毛晉所刻分調類編復有晉跋稱據家藏舊刻蓋摘出別行之本又補遺七首則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者詞多纖麗與本集迴殊或疑贗作毛晉跋稱黃昇與亮俱南渡後人何至謬誤若此或昇惟選綺麗一種而亮子沈所編本集特表其父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云云考亮雖與朱子講學而不廢北里之游其與唐仲友相忤讒構於朱子朱子爲其所賣誤興大獄卽由亮狎台州官妓囑仲友爲脫籍仲友沮之之故

事載齊東野語第十七卷中則其詞體襍香奩不足爲異晉之所跋可謂得其實矣

稼軒詞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辛棄疾撰棄疾有南燼紀聞已著錄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槩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觀其才氣俊邁雖似乎奮筆而成然岳珂程史記棄疾自誦賀新涼永遇樂二詞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謂賀新涼詞首尾二腔語句相似永遇樂詞

用事太多棄疾乃自改其語曰數十易累月猶未
竟其刻意如此云云則未始不由苦思得矣書錄
解題載稼軒詞四卷又云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
本爲多此本爲毛晉所刻亦爲四卷而其總目又
注原本十二卷殆卽就信州本而合併之歟其集
舊多訛異如二卷內醜奴兒近一闕前半是本調
殘闕不全自飛流萬壑以下則全首係洞仙歌蓋
因洞仙歌五闕卽在此調之後舊本遂誤割第一
首以補前詞之闕而五闕之洞仙歌遂止存其四

近萬樹詞律中辨之甚明此本尚未及訂正其中
歎輕衫帽幾許紅塵句据其文義帽字上尚有一
脫字樹亦未經勘及斯足證掃葉之喻矣今並詳
爲勘定其必不可通而無別本可證者則始從闕
疑之義焉

西樵語業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楊炎正撰炎正字濟翁廬陵人陳振孫書錄解
題載西樵語業一卷楊炎正濟翁撰馬端臨文獻
通考引之誤以正字爲止字毛晉刻六十家詞遂

誤以楊炎爲姓名以止濟翁爲別號近時所印始
改刊楊炎正姓名跋中止濟翁字亦迫改爲楊濟
翁然舊印之本與新印之本並行名字兩岐頗滋
疑惑故屬鶚宋詩紀事辨之曰嘗見西樵語業舊
抄本作楊炎正濟翁後考武林舊事載楊炎正錢
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備祖亦載此詩稱楊濟翁是
炎正其名濟翁其字可見云云今觀辛棄疾稼軒
詞中屢有與楊濟翁贈答之作又楊萬里誠齋詩
話曰余族弟炎正字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爲

寧遠簿甚爲京丞相所知有啟上丞相云秋驚一
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嘆桑麻之後長丞相
遂厚待除掌故之令其始末甚明足証厲鶚所辨
爲不誤而毛氏舊印之本爲不足憑矣是集詞僅
三十七首而因辛棄疾作者凡六首其縱橫排奐
之氣雖不足敵棄疾而屏絕纖穠自抒清俊要非
俗豔所可擬一時投契蓋亦有由云

樵隱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毛幵撰幵字平仲信安人舊刻題曰三衢蓋偶

從古名也嘗爲宛陵東陽二州倅所著有樵隱集
十五卷尤表爲之序今已不傳陳振孫書錄解題
載樵隱詞一卷此刻計四十二首據毛晉跋謂得
自楊夢羽家秘藏抄本不知卽振孫所見否也开
他作不甚著而小詞最工卷首王木叔題詞有或
病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之語蓋當時已有定論
矣集中滿江紅潑火初收一闕尤爲清麗芊眠故
楊慎詞品特爲激賞其江城子一闕注次葉石林
韻後半爭勸紫萸翁句實押翁字而今本石林詞

此句乃押宮字於本詞爲複用可訂石林詞刊本
之訛至於瑞鶴仙一調宋人諸本並同此本乃題
與目錄俱譌作瑞仙鶴又燕山亭前闕密映窺亭
亭萬枝開遍句止九字考曾覲此調作寒壘宣威
紫綬幾垂金印共十字則窺字上下必尚脫一字
尾句愁酒醒緋千片止六字曾覲此調作長占取
朱顏綠鬢共七字則緋字上下又必尚脫一字其
餘如滿庭芳第一首注中東陽之譌東易第三首
注中西安之譌四安好事近注中陳天予之譌陳

天子魯魚糾紛則毛本校讐之疎矣陳正晦遜齋
閒覽載开爲郡因陳牒婦人立雨中作清平調一
詞事旣媒褻且开亦未嘗爲郡此宋人小說之誣
晉不收其詞特爲有識今附辨於此亦不復補入
云

放翁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放翁
詞一卷毛晉所刊放翁全集內附長短句二卷此
本亦晉所刊又併爲一卷乃集外別行之本據卷

末有晉跋云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載長短句二卷
尚逸一二調章次亦錯見因載訂入名家云云則
較集本爲精密也游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填詞乃
其餘力故今所傳者僅乃詩集百分之一劉克莊
後村詩話謂其時掉書袋要是一病楊慎詞品則
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平心而論游
之本意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
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
治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載韓侂冑喜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號滿頭花者索詞有飛上錦裯紅皺之句今集內不載蓋游老而墮節失身侂冑爲一時清議所譏游亦自知其誤棄其稿而不存南園閱古泉記不編於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終不能禁當代之傳述是亦可爲炯戒者矣

知稼翁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黃公度撰公度有知稼翁集已著錄所作詞一卷已見集中此則毛晉所刊別行本也詞僅十三

調共十四闕據卷末其子沃跋語乃收拾未得其
半錄而藏之以傳後裔者每詞之下係以本事並
詳及同時倡酬詩文公度之生平本末可以見其
大概較他家詞集特爲詳備至汪藻點絳唇詞亂
鴉啼後歸思濃於酒句吳曾能改齊漫錄改窺作
曉鴉啼後歸夢濃於酒兼憑虛撰一事實殊乖本
義沃因其父有和詞辨正其謬自屬確鑿可據乃
朱彝尊選詞綜猶信吳曾曲說改藻原詞且坐草
堂以擅改之罪不知草堂惟以歸思作歸興其餘

實未嘗改尋尊殆偶誤記歟

蒲江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盧祖臯撰祖臯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永嘉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中爲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祖臯爲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然詩集不傳惟貴耳集載其玉堂有感松江別友二絕句舟中獨酌一聯梅磴詩話載其廟山道中一絕句全芳備祖載其酴醾一絕句僧北磬集附載其讀書種橘二絕句東甌詩集載

其雨後得月小飲懷趙天樂五言一律而已貴耳
集又稱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陳振
孫書錄解題著錄一卷其篇數多寡亦不可考此
本爲明毛晉所刻凡二十五闕今以黃昇花庵詞
選相校則前二十四闕悉詞選之所錄惟最後好
事近一闕爲晉所增入疑原集散佚晉特抄撮黃
昇所錄以備一家耳其中字句與詞選頗有異同
如開卷賀新郎荒詞誰繼風流後句詞選作荒祠
水龍吟帶酒離恨句帶酒詞選作帶將烏夜啼第

三首後闕昨日幾秋風句昨日詞選作昨夜並應
以詞選爲長晉蓋未及詳校惟賀新郎序首沈傳
師字晉注詞選作傳師然今詞選實作傳師則不
知晉所據者何本矣至鷓鴣天後闕丁寧須滿玉
西東句據文應作玉東西而此詞實用東韻則由
祖臯偶然誤用如黃庭堅之押秦西已爲巴西非
校者之誤也

平齋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有春秋說已著錄是編爲毛晉

所刊晉跋稱未見其集蓋汲古閣偶無其本僅見其詞也咨夔以才藝自負新第後上書衛王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摅撫其短遂爲時相所忌十年不調故其詞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感頗有似稼軒龍洲者晉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貴氣擬之殊爲未允咨夔父名鉞號谷隱有詩名咨夔出蜀時得書數千卷藏蕭寺父子考論諷誦學益宏肆詞注內所稱老人卽其父也其子勲燾熹亦皆能紹其家學鷓鴣天爲老人壽後闕云諸孫認取翁

翁意插架詩書不負人可想見其世業之盛又漢
宮春一闋乃慶其父七十作據平齋集有壬辰小
雪前奉親遊道場何山五言古詩一首中有句云
老親八十健而集內未載其詞疑其傳稿尚多散
佚矣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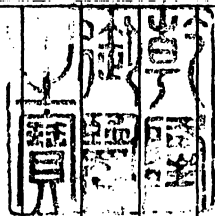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許
寶善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絳帖平已著錄此其樂府詞也夔
詩格高秀爲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
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絕一時其詩所謂自

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者風致尚可想
見惟其集久無善本舊有毛晉汲古閣刊板僅三
十四闕而題下小序往往不載原文康熙甲午陳
撰刻其詩集以詞附後亦僅五十八闕且小序及
題下自注多意爲刪竄又出毛本之下此本從宋
槧翻刻最爲完善卷一宋饒歌十四首越九歌十
首琴曲一首卷二詞三十三首總題曰令卷三詞
二十首總題曰慢卷四詞十三首皆題曰自製曲
別集詞十八首不復標立總名疑後人所掇拾也

其九歌皆注律呂於字旁琴曲亦注指法於字旁
皆尚可解惟自製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
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
皆記拍於字旁宋代曲譜今不可見亦無人能歌
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
奏安在然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線錄而存之安
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判者乎魯鼓薛鼓亡其
音而留其譜亦此意也舊本卷首冠以詩說僅三
頁有餘殆以不成卷帙附詞以行然藝自有白石

道人詩集列於詞集殊爲不類今移附詩集之末
此不複錄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卷二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詞曲類二

夢窓稿四卷補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吳文英撰文英字君特夢窓其自號也慶元人

所著詞有甲乙丙丁四稿毛晉初得其丙丁二稿

刻於宋詞第五集中復摭其絕筆一篇佚詞九篇

附刻於宋續乃得甲乙二稿刻之第六集中晉原

跋可考此本卽晉所刻而四稿合爲一集則又後

人所移併也所錄絕筆鶯啼序一首殘缺過半而
乃有全文在乙稿補遺之中絳都春一首亦先載
乙稿之中今卷末仍未削去是亦刊非一時失於
檢校之故矣其分爲四集之由不甚可解晉跋稱
文英謝世之後同遊集其丙丁兩年稿釐爲二卷
案文英卒於淳祐十一年辛亥不應獨丙丁二年
有詞且丙稿有乙巳所作永遇樂甲辰所作滿江
紅而甲午歲旦一首乃介於其中丁稿有癸卯所
作思佳客壬寅所作六醜甲辰所作鳳棲梧而丙

午所作西江月亦在卷內則丙丁二稿不應分屬
丙丁二年且甲稿有癸卯作乙稿有端平丙申作
淳祐辛亥作亦絕不以編年爲序疑其初不自收
拾後裒輯舊作得一卷卽爲一集以十干爲之標
目原未嘗排比先後耳文英及與姜夔辛棄疾游
倡和具載集中而又有壽賈似道諸作殆亦晚節
頽唐如朱希真陸游之比其詞則卓然南宋一大
宗沈泰嘉樂府指迷稱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
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張炎樂府指迷亦稱其如

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所短所
長評品皆爲平允蓋其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
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
隱也其稿屢經傳寫多有訛脫如朱存理鐵網珊
瑚載文英手書江南春詞題下註張筠莊杜衡山
莊而刻本佚上三字是其明証他如夜飛鵲後闕
輕冰潤句輕字上當脫一字解語花門橫皺碧一
首後闕冷雲荒翠句翠字與全首之韻不叶塞翁
吟別一首後闕吳女暈濃句女字據譜當作平聲

高山流水後闕唾碧牕噴花茸句音律不叶文義
亦不可解惜紅衣一闕仿白石調而作後闕當時
醉近繡箔夜吟句止八字考姜夔原詞作維舟試
望故國渺天北句實九字不惟少一字且脫一韻
齊天樂尾句畫旗塞鼓據譜尙脫一字垂絲釣前
闕波光掩映燭花黯淡二句掩字不應叶又不宜
作四字句繞佛閣蒨霞艷錦一首前闕東風搖颺
花絮下闕三字然花絮二字乃句尾押韻以前詞
怕教徹膽寒光見懷抱句推之則闕字當在花絮

二字之上毛本校刊皆未及是正至乙亥之醜奴
兒慢丙稿又易其名曰愁春未醒則因潘元質此
詞以愁春未醒作起句故後人又有此名據以追
改舊題尤乖舛矣

惜香樂府十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趙長卿撰長卿自號仙源居士南豐人宗室子
也是集分類編次凡春景三卷夏景一卷冬景一
卷總詞三卷拾遺一卷據毛晉跋語乃當時鄉貢
進士劉澤所定其體例殊屬無謂且夏景中如減

字木蘭花咏柳一闕畫堂春輦下遊西湖一闕宜
屬之春冬景中永遇樂一闕宜屬之秋是分隸亦
未盡愜也其詞往往瑕瑜互見如卷二中水龍吟
第四闕以了少峭叶畫秀純用江右鄉音終非正
律卷五中一剪梅尾句纔下睂尖恰上心頭勦襲
李清照此調原句竄易三字殆於點金成鐵卷六
中叨叨令一闕純作俳體已成北曲至卷七中一
叢花一闕本追和張先作前半第四句張詞三字
一句四字一句此乃作七字一句後半末三句張

詞四字二句五字一句此乃作三字一句五字二句是併音律亦多不協然長卿恬於仕進觴詠自娛隨意成吟多得淡遠蕭疎之致固不以一眚廢之他如小重山前闕結句用疎雨韻入芭蕉六字亦不合譜殆毛晉刊本誤增雨字又卷六中梅詞一首題曰一剪梅而註曰或刻攤破醜奴兒不知此調非一剪梅當以別本爲是卷五之似娘兒卽卷八之青杏兒亦卽名醜奴兒晉於似娘兒下註云或作青杏兒於青杏兒下註云舊刊攤破醜奴

兒非不知誤在攤破二字醜奴兒實非誤刻是又
明人校讐之失其過不在長卿矣

龍洲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朱劉過撰過有龍洲集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
載劉改之詞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刊題曰龍洲詞
從全集之名也黃昇花庵詞選謂改之乃稼軒之
客詞多壯語蓋學稼軒然過詞凡贈辛棄疾者則
學其體如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等詞是
也其餘雖跌宕淋漓實未嘗全作辛體陶九成輟

耕錄又謂改之造語贍逸有思致沁園春二首尤
纖麗可愛今觀集中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闕刻
畫猥褻頗乖大雅九成乃獨加推許不及張端義
貴耳集獨取其南樓一詞爲不失賞音矣渚山堂
詞話云改之沁園春綠鬢朱顏一闕係代壽韓平
原然在當時不知竟代誰作今亦無從詳考觀集
中賀新郎第五首註曰平原納寵姬奏方響席上
賦則改之且身預南園之宴不止代人祝嘏矣蓋
縱橫游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規言而矩行亦不必

曲爲之諱也又沁園春第七首註曰寄辛承旨時
承旨招不赴此原註也其事本明又註或作風雪
中欲詣稼軒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賦此以解此毛
晉校本註也已自生訛異樂府紀聞乃謂幼安守
京口日改之卽敝衣曳履承命賦詩是兩人定交
在幼安未帥越之前山房隨筆載此詞又稱稼軒
帥越東時改之欲見辛不納藉晦菴南軒二人爲
之地始得進見云云考岳珂與過相善珂所作桯
史第二卷載此事云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時辛

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因效
辛體沁園春一詞云云與集中自注相合則諸說
之誣審矣珂又稱過誦此詞掀髯有得色珂乃以
白日見鬼調之其言雖戲要亦未嘗不中其病也

竹屋癡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高觀國撰觀國字賓王山陰人陳振孫書錄解
題載竹屋詞一卷高觀國撰不詳何人高郵陳造
并與史達祖二家爲之序此本爲毛晉所刊未有
晉跋僅錄造序中所稱竹屋梅溪語皆不經人道

其妙處少游美成不及數語而不載全文然考造
江湖長翁集亦不載是序或當時削其藁歟詞自
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
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
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乃草堂詩餘於白石
梅溪則概未寓目竹屋詞亦止選其玉蝴蝶一闕
蓋其時方尙甜熟與風尙相左故也觀國與史達
祖叠相酬唱旗鼓俱足相當惟梅溪詞中尙有賀
新郎一闕注云湖上與高賓王同賦今集中未見

此調始佚之歟

山中白雲詞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張炎撰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循王張
俊之五世孫家於臨安宋亡後潛蹤不仕縱遊浙
東西落拓以終平生工爲長短句以春水詞得名
人因號曰張春水其後編次詞集者卽以此首壓
卷倚聲家傳誦至今然集中他調似此者尙多殆
如賀鑄之稱梅子偶遇品題便爲佳話耳所長實
不止此也炎生於淳祐戊申當宋邦淪覆年已三

十有三猶及見臨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蒼涼
激楚卽景抒情借寫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前
紅刻翠爲工至其研究聲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
姜夔居然後勁宋元之間亦可謂江東獨秀矣炎
詞世鮮完帙此本乃錢中諧所藏猶明初陶宗儀
手書康熙中錢塘龔翔麟始爲傳寫授梓後上海
曹炳曾又爲重刊舊附樂府指迷一卷今析出別
著於錄其仇遠原序鄭思肖原跋及戴表元送炎
序則仍並錄之以存其舊焉

竹山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蔣捷撰捷字勝欲自號竹山宜興人德祐中嘗
登進士宋亡之後遁跡不仕以終是編爲毛晉汲
古閣所刊卷首載至正乙巳湖濱散人題詞謂此
稿得之唐士牧家雖無詮次已無遺逸當猶元人
所傳之舊本矣其詞練字精深詞音諧暢爲倚聲
家之渠壟間有故作狡獪者如水龍吟招落梅魂
一闕通首住句用些字瑞鶴仙壽東軒一闕通首
住句用也字而於虛字之上仍然叶韻蓋偶用詩

騷之格非若黃庭堅趙長卿輩之全不用叶竟成散體者比也他如應天長一闕註云次清真韻前半闕轉翠籠池閣句止五字而考周邦彥詞作正是夜堂無月實六字句後半闕漫有戲龍盤句亦五字而考周詞又見漢官傳燭實亦六字此必刊本各有脫字至於沁園春絕勝珠簾十里樓句樓字上譌增迷字玉樓春明朝與子穿花去句花字譌作不字行香子奈雲溶溶句奈字下譌增何字粉蝶兒古今來人易老句譌脫一來字翠羽吟但

留殘月掛蒼穹句謫脫月蒼二字皆爲疎舛唐多
令之訛爲糖多尤足喁喁其喜遷鶯調所載改本
一闕視元詞殊減風韻似非捷所自定詞統譏之
甚當但指爲史達祖詞則又誤記耳

竹齋詩餘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黃機撰機字幾仲一云字幾叔東陽人其事蹟
無可考見据詞中所著有時欲之官永興語蓋亦
嘗仕宦於州郡但不知爲何官耳其遊蹤則多在
吳楚之間而與岳總幹以長調唱酬爲尤夥總幹

者岳飛之孫珂也時爲淮東總領兼制置使岳氏
爲忠義之門故機所贈詞亦皆沈鬱蒼涼不復作
草媚花香之語其乳燕飛第二闕乃次徐斯遠寄
辛棄疾韻者棄疾亦有和詞世所傳稼軒詞本賦
字凡複用兩韻今考機詞知前闕所用乃付字足
證流俗刊刻之誤又辛詞調名賀新郎此則名乳
燕飛者以蘇軾此調中有乳燕飛華屋句後人因
而改名實一調也卷末毛晉跋惜草堂詩餘不載
其一字案草堂詩餘乃南宋坊賈所編漫無鑒別

徒以其古而存之故朱彝尊謂草堂選詞可謂無目其去其取又何足爲機重輕歟

梅溪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史達祖撰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田汝成西湖志餘稱韓侂胄有堂吏史達祖擅權用事與之名姓皆同今考集中齊天樂第五首註中秋宿真定驛滿江紅第二首註九月二十一日東京懷古水龍吟第三首註陪節欲行留別社友鷓鴣天第四首註衛縣道中惜黃花一首註九月七日定興

道中核其詞意必李壁使金之時侂冑遣之隨行
覬國故有諸詞知撰此集者卽侂冑所用之史達
祖又考玉津園事張鎡雖預其謀而鎡實侂冑之
狎客故於滿頭花生辰得移廚張樂於其邸此篇
前有鎡序足證其爲侂冑黨序末稱數路得人恐
不特尋美於漢亦足證其實爲掾史確非兩人惟
序作於嘉泰元年辛酉而集中有壬戌立春一首
序稱初識達祖出詞一編而集中有與鎡唱和詞
二首則此本又後來所編非鎡所序之本矣達祖

人不足道而詞則頗工茲稱其分鑣清真平曉方
回而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清真爲周邦彥之
號方回爲賀鑄之字三變爲柳永之原名其推獎
未免稍溢然清詞麗句在宋季頗屬錚錚亦未可
以其人掩其文矣

散花庵詞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宋黃昇撰昇字叔暘號玉林又號花庵詞客以所
居有玉林又有散花庵也毛晉刊本以昇作暘以
叔暘作叔陽而諸本實多作黃昇考花庵絕妙詞

選舊傳刻本題曰黃曷又詩人玉屑前有昇序世
所傳翻刻宋本猶鈎摹當日手書亦作黃曷檢詞
選序末尙有當時姓氏小印實作曷字蓋許慎說
文昇字篆文作曷昇特以篆體署字故作曷字晉
不考六書妄改作昇殊爲舛謬至叔陽乃盧炳之
字炳卽撰哄堂詞者晉乃移而爲昇字益桃僵李
代矣昇所選絕妙詞末附以已詞四十首蓋用王
逸編楚詞徐陵編玉臺新詠芮挺章編國秀集之
例此本全錄之惟旁摭他書增入三首耳昇早棄

科舉雅意歌詠曾以詩受知游九功見胡德方所作詞選序其詞亦上逼少游近摹白石九功贈詩所云晴空見冰柱者庶幾似之德方序又謂閩帥樓秋房聞其與魏菊莊相友以泉石清士目之按菊莊名慶之建安人卽撰詩人玉屑者梅澗詩話載慶之過玉林詩絕句云一步離家是出塵幾重山色幾重雲沙溪清淺橋邊路折得梅花又見君則昇必慶之之同里隱居是地故獲見稱於閩帥又游九功亦建陽人其答叔暘五言古詩一首尙

載在詩家鼎鑪是昇爲閩人可以考見朱彝尊詞
綜及近時厲鶚宋詩紀事均未及詳其里籍今附
著於此焉

石屏詞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戴復古撰復古有石屏集已著錄此詞一卷乃
毛晉所刻別行本也復古爲陸游門人以詩鳴江
湖間方回瀛奎律髓稱其清新健快自成一家今
觀其詞亦音韻天成不費斧鑿其望江南自嘲第
一首云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

學西崑復古論詩之宗旨於此具見宜其以詩爲
詞時出新意無一語蹈襲也集內大江西上曲卽
念奴嬌本因蘇軾詞起句故稱大江東去復古乃
以已詞首句又改名大江西上曲未免效顰至赤
壁懷古滿江紅一闕則豪情壯采實不減於軾楊
慎詞品最賞之宜矣此本卷後載樓鑰所記一則
卽係石屏集中跋語陶宗儀所記一則見輟耕錄
其江右女子一詞不著調名以各調証之當爲祝
英臺近但前闕三十七字俱全後闕則逸去起處

三句十四字當係流傳殘闕宗儀既未經辨及後之作圖譜者因詞中第四語有揉碎花箋四字遂另造一調名殊爲杜撰至於木蘭花慢懷舊詞前闕有重來故人不見云云與江右女子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語意若相酬答疑卽爲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

斷腸詞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宋朱淑真撰淑真海寧女子自稱幽棲居士是集前有紀畧一篇稱爲文公姪女然朱子自爲新安

人流寓閩中考年譜世系亦別無兄弟著籍海寧
疑依附盛名之詞未必確也紀畧又稱其匹偶非
倫弗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其詞則僅書
錄解題載一卷世久無傳此本爲毛晉汲古閣所
刊後有晉跋稱詞僅見二闕於草堂集又見一闕
於十大曲中落落如晨星後乃得此一卷爲洪武
間抄本乃與漱玉詞並刊然其詞止二十七闕則
亦必非原本矣楊慎升庵詞品載其生查子一闕
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語晉跋遂稱爲白璧

微瑕然此詞今載歐陽修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
卷中不知何以竄入淑真集內誣以桑濮之行慎
收入詞品旣爲不考而晉刻宋名家詞六十一種
六一詞卽在其內乃於六二詞漏註互見斷腸詞
已自亂其例於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證實爲白璧
微瑕益鹵莽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於厚誣古人
貽九泉之憾焉

天籟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金白樸撰樸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真定人父

寓齋失其名仕金爲樞密院判官會世亂父子相
失嘗鞠於元好問家得其指授金亡後被薦不出
徙居金陵放浪詩酒尤精度曲是本乃所作詞集
世久失傳康熙中六安楊希格始得於白氏之裔
凡二百篇前有王博文序後有孫作序及曹安贊
希格以示朱彝尊彝尊分爲二卷序而傳之樸詞
清雋婉逸意愜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惟以
製曲掩其詞名故沈晦者越數百年詞家選本遂
均不載其姓字朱彝尊輯詞綜時亦尙未見其本

書成之後乃得之書雖晚出而倚聲家未有疑其
僞者蓋其詞采氣韻皆非後人之所能固一望而
知爲宋元人語矣

蛻巖詞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張翥撰翥有蛻庵詩集已著錄此編附載詩集
之後而自爲卷帙案元史翥本傳稱翥長於詩其
近體長短句尤工歿後無子其遺稿不傳傳者有
樂府律詩僅三卷則在當日卽與詩合爲一編然
云三卷與今本不合考詩集前有僧來復序稱至

正丙午僧大杼選刻其遺稿又有僧宗泐跋作於
洪武丁巳仍稱將刊板以行世是大杼之編次在
至正二十六年其刊板則在洪武六年而朱濂等
修元史則在洪武二年未及見此足本故據其別
傳之本與詩共稱三卷也來復序題蛻庵詩集宗
泐跋亦稱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均無一字及
詞然宗泐稱大杼取其遺稿歸江南選得九百首
今詩實七百六十七首合以詞一百三十三首乃
足九百之數則其詞亦大杼之所編特傳寫者或

附詩集或析出別行耳。翦年八十二乃卒。上猶及見仇遠傳其詩法。下猶及與倪瓚張羽顧阿瑛鄒九韶危素諸人與之唱和。以一身歷元之盛衰。故其詩多憂時傷亂之作。其詞乃婉麗風流。有南宋舊格。其沁園春題下註曰。讀白太素天籟詞戲用韻。效其體。蓋白璞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翦所宗者。猶白石夢窓之餘音。門徑不同。故其言如是也。又春從天上來。題下註曰。廣陵冬夜與松雲子論五音二變十二調。且品簫以定之。清濁高下。

還相爲宮犁然律呂之均雅俗之正則其於倚聲之學講之深矣

珂雪詞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貞吉撰貞吉有珂雪詩已著錄是編則其詩餘也上卷凡一百三十四首下卷凡一百五首其總目所載補遺尚有卜算子浪淘沙木蘭花春草碧滿江紅百字令木蘭花慢臺城路等八調而皆有錄無書殆以附在卷末裝緝者偶佚之歟其詞大抵風華掩映寄托遙深古調之中緯以新意不

必模周範柳學步邯鄲而自不失爲雅製蓋其天
分於是事獨近也陳維崧集有貞吉詠物詞序云
吟成十首事足千秋趙明誠金石之錄遜此華文
郭宏農山海之篇慚斯雅製雖友朋推挹之詞不
無溢量要在近代詞家亦卓然一作手矣舊本每
調之末必列王士禎彭孫遹張潮李良年曹勳陳
維崧等評語實沿明季文社陋習最可厭憎今悉
刪除以清耳目且以見文之工與不工原所共見
傳與不傳在所自爲名流之序跋批點不過木蘭

之櫝日久論定其妍醜不由於此庶假借聲譽者
曉然知標榜之無庸焉

右詞曲類詞集之屬五十九部一百三卷皆文淵閣
著錄

花間集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後蜀趙崇祚編崇祚字宏基事孟昶爲衛尉少卿
而不詳其里貫十國春秋亦無傳案蜀有趙崇韜
爲中書令延隱之子崇祚疑卽其兄弟行也詩餘
體變自唐而盛行於五代自宋以後體製益繁選

錄益衆而溯源星宿當以此集爲最古唐末名家
詞曲俱賴以僅存其中漁父詞楊柳枝浪淘沙諸
調唐人仍載入詩集蓋詩與詞之轉變在此數調
故也於作者不題名而題官蓋卽文選書字之遺
意惟一人之詞時割數首入前後卷以就每卷五
十首之數則體例爲古所未有耳陳振孫謂所錄
自溫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坊刻
妄有增加殊失其舊此爲明毛晉重刊宋本猶爲
精審前有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歐陽炯序作於

孟昶之廣政三年乃晉高祖之天福五年也後有
陸游二跋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
如此或者出於無聊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
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稱唐季五代
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易
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
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
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
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

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
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
推乎

尊前集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萬厯間嘉興顧梧芳序云
余愛花間集欲播傳之而余斯編第有類焉似卽
梧芳所輯故毛晉亦謂梧芳採錄名篇釐爲二卷
而朱彝尊跋則謂於吳下得吳寬手抄本取顧本
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因定爲

宋初人編輯考宋張炎樂府指迷曰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似乎此書與花間集皆爲五代舊本然樂府指迷一云沈伯時作又云顧阿瑛作其爲真出張炎與否蓋未可定又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詞類以花間集爲首註曰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而無尊前集之名不應張炎見之而陳振孫不見彝尊定爲宋本亦未可盡憑疑以傳疑無庸強指且就詞論詞原不失爲花間之驂乘玩其情采足資沾溉亦不必

定求其人以實之也

梅苑十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宋黃大輿編大輿字載萬錢曾讀書敏求記引王
灼之語云字載方殆書萬爲万又訛万爲方如蕭
方等之轉爲萬等歟其爵里未詳厲鶚宋詩紀事
稱爲蜀人亦以原序自署岷山耦耕及成都文類
載其詩以意推之耳無確證也王灼稱大輿歌詞
與唐名輩相角其樂府號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
亦自奇特然樂府今不傳惟此集僅存所錄皆詠

梅之詞起於唐代止於南北宋間自序稱己酉之
冬抱疾山陽三徑掃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
朔未明晷已粲然於是錄唐以來才士之作以爲
齋居之玩命之曰梅苑考己酉爲建炎二年正高
宗航海之歲山陽又戰伐之衝不知大興何以獨
得蕭閒編輯是集殆己酉字有誤乎昔屈宋徧陳
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數自宋
人始絕重此花人人吟咏方回撰瀛奎律髓於著
題之外別出梅花一類不使溷於羣芳大興此集

亦是志也雖一題裒至數百闕或不免窠臼相因而刻畫形容亦往往各出新意固倚聲者之所採擇也集中兼采蠟梅葢二花別種同時義可附見至九卷兼及楊梅則務博之失不自知其泛濫矣

樂府雅詞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曾慥編慥有類說已著錄是編皆輯宋人之詞前有朱彝尊題詞謂陳氏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樂府雅詞一十二卷拾遺二卷此本抄自上元焦氏止存三卷及拾遺殆非足本然彝尊曝書亭集又

載此書跋云釋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爲足本無疑蓋此卷首所載爲彝尊初彙集所載乃詳定之本也慥自序謂涉諧謔則去之當時艷曲謬託歐公者悉刪除之則命曰雅詞具有風旨靡靡之音可比至於道官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衰徧摧拍歇拍煞衰諸名皆他本所罕載猶見宋人舊法不獨九張機詞僅見於此是又足資詞家之考證矣

花庵詞選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黃昇撰其書成於淳祐乙酉前十卷曰唐宋諸
賢絕妙詞選始於唐李白終於北宋王昂方外閨
秀各爲一卷附焉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始
於康與之終於洪璚昇所自作詞三十八首亦附
錄於末前十卷內頗有已入南宋者蓋宣和靖康
之舊人過江猶在者也然後十卷內如康與之陳
與義葉夢得亦皆北宋舊人又不知其以何斷限
矣觀昇自序其意蓋欲以繼趙崇祚花間集曾慥
樂府雅詞之後故蒐羅頗廣其中如李後主山花

子一首本李璟之作南唐書載馮延巳之對可證亦未免小有疎舛然昇本工詞故精於持擇自序稱暇日裒集得數百家而所錄止於此數去取亦特爲謹嚴非草堂詩餘之類參襍俗格者可比又每人名之下各註字號里貫每篇題之下亦間附評語俱足以資考核在宋人詞選要不失爲善本也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

通行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舊傳南宋人所編考王楙野客

叢書作於慶元間已引草堂詩餘張仲宗滿江紅
詞證蝶粉蜂黃之語則此書在慶元以前矣詞家
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自此書始後來詞譜依其字
數以爲定式未免稍拘故爲萬樹詞律所譏然填
詞家終不廢其名則亦倚聲之格律也朱彝尊作
詞綜稱草堂選詞可謂無目其詬之甚至今觀所
錄雖未免雜而不純不及花間諸集之精善然利
鈍互陳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錯出其間一概詆
排亦未爲公論此本爲明杭州顧從敬所刊前有

嘉靖庚戌何良俊序稱爲從敬家藏宋刻較世所
行本多七十餘調其刻在汲古閣本之前又諸詞
之後多附以當時詞話汲古閣本皆無之考所引
黃昇花庵選周密絕妙好詞均在宋末知爲後來
所附入非其原本然採摭尙不猥濫亦頗足以資
考證故仍並存焉

絕妙好詞箋七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絕妙好詞宋周密編其箋則

國朝查爲仁鴈鶚所同撰也密所編南宋歌詞始於

張孝祥終於仇遠凡一百三十二家去取謹嚴猶在曾慥樂府雅詞黃昇花庵詞選之上又宋人詞集今多不傳併作者姓名亦不盡見於世零璣碎玉皆賴此以存於詞選中最爲善本初爲仁採摭諸書以爲之箋各詳作者里居出處或因詞而考証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載其佚聞以及諸家評論之語與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見於此集者咸附錄之會鶚亦方箋此集尙未脫稿適遊天津見爲仁所箋遂舉以付之刪複補漏合爲一書今簡端並

題二人之名不沒其助成之力也所箋多泛濫旁
涉不盡切於本詞未免有嗜博之弊然宋詞多不
標題讀者每不詳其事如陸游之瑞鶴仙韓元吉
之水龍吟辛棄疾之祝英臺近尹煥之唐多令楊
恢之二郎神非參以他書得其源委有不解爲何
語者其疏通證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密有癸
辛襍識鶚有遼史拾遺皆已著錄爲仁字心穀號
蓮坡宛平人康熙辛卯舉人是集成於乾隆己巳
刻於庚午鶚序稱其尙有詩餘紀事如千卷今未

之見殆未成書歟

樂府補題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宋末遺民倡和之作凡賦龍
涎香八首其調爲天香賦白蓮十首其調爲水龍
吟賦蓴五首其調爲摸魚兒賦蟬十首其調爲齊
天樂賦蟹四首其調爲桂枝香作者爲王沂孫周
密王易簡馮應瑞唐藝孫呂同老李彭老練恕可
唐珏趙汝訥李居仁張炎仇遠等十三人又無名
氏二人其書諸家皆不著錄前有朱彝尊序稱爲

常熟吳氏抄本休寧汪晉賢購之長興藏書家而
蔣景祁鏤版以傳云云則康熙中始傳於世也彝
尊序又稱當日倡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
誌歲月惜今皆逸云云其說亦是然疑或墨迹流
傳後人錄之成帙未必當時卽編次爲集故無序
目亦未可知也

花草粹編十二卷

禮部尙書曹
秀先家藏本

明陳耀文編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編採掇
唐宋歌詞亦間及於元人而所採殊少自序稱是

集因唐花間集宋草堂詩餘而起故以花草粹編
爲名然使惟以二書合編各採其一字名書已無
義理乃綜括兩朝之詞而以花字代唐字以草字
代宋字衡以名實尤屬未安然其書摭摭繁富每
調有原題者必錄原題或稍僻者必著采自某書
其有本事者併列詞話於其後其詞本不佳而所
填實爲孤調如縷縷金之類則註曰備題編次亦
頗不苟蓋耀文於明代諸人中猶講考證之學非
嘲風弄月者比也雖糾正之詳不及萬樹之詞律

選擇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詞綜而裒輯之功實居
二家之前創始難工亦不容以後來掩矣此本與
天中記板式相同蓋猶耀文舊刻而卷首乃有延
祐四年陳良弼序刊刻拙惡僅具字形而其文則
仍耀文之語蓋坊賈得其舊板別刊一序弁其首
以僞爲元板耳

御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

康熙四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所錄詞自唐至明凡一千五百四十調

九千餘首釐爲一百卷又詞人姓氏十卷詞話十卷考梁代吳聲歌曲句有短長音多柔曼已漸近小詞唐初作者雲興詩道復振故將變而不能變迨其中葉雜體日增於是竹枝柳枝之類先變其聲望江南調笑令宮中三臺之類遂變其調然猶載之詩集中不別爲一體洎乎五季詞格乃成其歧爲別集始於馮延巳之陽春詞其歧爲總集則始於趙崇祚之花間集自宋初以逮明季沿波迭起撰述彌增然求其括歷代之精華爲諸家之總

彙者則多窺半豹未睹全牛罕能博且精也我

聖祖仁皇帝游心藝苑於文章之體一一究其正變核其

源流兼括洪纖不遺一技乃

命侍讀學士沈辰垣等蒐羅舊集定著斯編凡柳周婉麗
之音蘇辛奇恣之格兼收兩派不主一隅旁及元
人小令漸變繁聲明代新腔不因舊譜者苟一長
可取亦衆美胥收至於考求簡里可以爲論世之
資辨証妍媸可以爲倚聲之律者網羅宏富尤極
精詳自有詞選以來可云集其大成矣若夫諸調

次第並以字數多少爲斷不沿草堂詩餘強分小
令中調長調之名更一洗舊本之陋也

詞綜三十四卷

內府
藏本

國朝朱彝尊編其同時增定者則休寧汪森也彝尊
有經義考森有粵西詩載並已著錄是編錄唐宋
金元詞通五百餘家於專集及諸選本外凡稗官
野紀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爲採掇故多他選未見
之作其調名句讀爲他選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
誤皆詳攷而訂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鑒別蓋彝尊

本工於填詞平日嘗以姜夔爲詞家正宗而張輯
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爲
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又謂小令當
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又謂論詞必出於
雅正故曾慥錄雅詞鮑陽居士輯復雅又盛稱絕
妙好詞甄錄之當其立說大抵精確故其所選能
簡擇不苟如此以視花間草堂諸編勝之遠矣

十五家詞三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默編默字無言休寧人是編所輯

國朝諸家之詞有專集者凡十有五人吳偉業梅村
詞二卷梁清標棠村詞三卷宋琬二鄉亭詞二卷
曹爾堪南溪詞二卷王士禛炊聞詞三卷尤侗百
末詞二卷陳世祥合影詞二卷黃永溪南詞二卷
陸求可月湄詞四卷鄒祇謨麗農詞二卷彭孫通
延露詞三卷王士禛衍波詞二卷董以寧蓉渡詞
三卷陳維崧烏絲詞四卷董俞玉鳬詞二卷各家
以小令中調長調爲次載其本集原序於前并錄
其同時人評點案王士禛居易錄曰新安孫布衣

默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
嘗告子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
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及鄒程村作合刻爲三家
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
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云云蓋其初刻在康熙甲辰
爲鄒祇謨彭孫適王士禎三家卽居易錄所云杜
濬爲之序至丁未續以曹爾堪王士禎尤侗三家
是爲六家孫金礪爲之序戊申又續以陳世祥陳
維崧董以寧董俞四家汪懋麟爲之序十五家之

本定於丁巳鄧漢儀爲之序凡閱十四年始彙成
之雖標榜聲氣尙沿明末積習而一時倚聲佳製
實畧備於此存之可以見

國初諸人文采風流之盛至於每篇之末必附以評
語有類選刻時文殊爲惡道今並刪除不使穢亂
簡牘焉

右詞曲類詞選之屬十二部二百六十二卷皆文淵
閣著錄

碧雞漫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王灼撰灼有糖霜譜已著錄是編詳述曲調源
流前七條爲總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
次列涼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么西
河長命女楊柳枝喝馱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
水調歌萬歲樂夜半樂何滿子凌波神荔枝香阿
濫堆念奴嬌清平樂雨淋鈴菩薩蠻望江南麥秀
兩岐文潏子後庭花鹽角兒凡二十八調一一溯
得名之緣起與其漸變宋詞之沿革蓋三百篇之
餘音至漢而變爲樂府至唐而變爲歌詩及其中

葉詞亦萌芽至宋而歌詩之法漸絕詞乃大盛其
時士大夫多嫺音律往往自製新聲漸增舊譜故
一調或至數體一體或有數名其目幾不可殫舉
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是編就其傳授分明
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所自
始其餘晚出雜曲則不暇一一詳也迨金元院本
既出併歌詞之法亦亡文士所作僅能按舊曲平
仄循聲填字自明以來遂變爲文章之事非復律
呂之事併是編所論宮調亦莫解其說矣然其間

正變之由猶賴以畧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資也其辨霓裳羽衣曲爲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唐明皇爲之潤色援白居易鄭嵎詩註爲証一掃月宮妖妄之說又據譜謂是曲第一至第六疊皆無拍證唐史載王維論按樂圖霓裳第三疊初拍之僞持論極爲精核他如虞美人曲諸說各別何滿子曲一事異詞者皆闕其所疑亦頗詳愼至念奴嬌偶以古人爲名亦猶戚氏之例本不出於天寶灼特以當時誤稱唐曲而辨之理宜附錄不當

雜列古曲之中鹽角兒旣據嘉祐雜志謂出於梅堯臣則未可附於古曲且鹽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鹽唐張鷟朝野僉載有突厥鹽可以互証乃云市鹽得於紙角上已爲附會且紙角幾許乃能容一曲譜亦不近事理是則泛濫及之不免干慮之一失矣

沈氏樂府指迷一卷

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沈義父撰義父字伯時履貫未詳前有自題稱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窓暇日相與

唱酬案壬寅癸卯爲淳祐二年三年則理宗時人也元人跋陸輔之詞旨嘗引此書然篇頁寥寥不能成帙故世無單行之本此本附刻陳耀文花草粹編中凡二十八條其論詞以周邦彥爲宗持論多爲中理惟謂兩人名不可對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極之類頗失之拘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說書須用銀鈎等事說淚須用玉筍等字說髮須用綠雲等事說簾須用湘竹等事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

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至所謂去聲字最要緊及平聲字可用入聲字替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一條則剖析微芒最爲精核萬樹詞律實祖其說又謂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乃知宋詞亦不盡協律歌者不免增減萬樹詞律所謂曲有襯字詞無襯字之說尙爲未究其變也

渚山堂詞話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編與所作詩
話並刊而較詩話爲稍勝蓋霆詩格頗纖於詞爲
近故論詞轉用所長其中如韋莊雨餘風軟碎鳴
禽句本用杜荀鶴春宮怨語南卓羯鼓錄所謂透
空碎遠之聲卽此碎字當訓細瑣襍亂之義霆乃
謂鳴禽曰碎於理不通改爲暖風嬌鳥碎鳴音未
免點金成鐵又謂楊孟載雪詞簌簌颺颺字古無
所出欲據黃庭堅詩改爲疎疎密密不知以疎疎
密密詠雪黃詩又何所出亦未免涉於膠固然其

他持論多確又宋元明佚篇斷句往往而有如宋
徐一初九日登高之類其本集不傳於世者亦頗
賴以存王昭儀滿江紅詞爲其位下官人張瓊瑛
作垂楊玉耳墜金環二曲爲唐宋舊譜所無之類
亦足資考証猶明人詞話之善本也

詞話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據西河合集
序目稱此書本四卷佚其二卷不敢贗補故僅以
半刊行王昶今世說稱奇齡善詩歌樂府填詞所

爲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
悽愴又能吹簫度曲是奇齡填詞之功較深於詩
且本爲小技萌於唐而成於宋亦不待援引古書
別爲高論故所說轉不支離其論沈去矜詞韻一
條尤爲精核論辛棄疾蔣捷爲別調亦深明源委
惟其遠溯六朝以鮑照梅花落亦可稱詞則漢代
鑄歌何嘗不句有長短亦以爲詞之始乎又西廂
記相女配夫本爲相度之相今尙有此方言而引
孫復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語以爲

宰相之相則牽引附會仍蹈結習至所述詞曲變
爲演劇縷陳始末亦極賅悉而云宋末安定郡王
趙令時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考令時卽
蘇軾集所稱趙德麟實非宋末之人亦未免少疎
然自宋以來撰詩話者多撰詞話者較少奇齡是
編雖不及徐鉉詞苑叢談之采摭繁富門目詳明
然所敘論亦足備談資故削其詩話而錄存是編
焉

詞苑叢談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徐鉉撰鉉字電發號虹亭吳江人康熙乙未

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
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采摭繁富
援據詳明足爲論詞者總滙江南通志稱鉉少刻
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貽
詩曰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
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則鉉於倚聲一道自
早歲卽已擅長故於論詞亦具有鑒裁非苟作也
惟其間徵引舊文未盡注其所出同時朱彝尊陳

維崧等嘗議之釁亦自欲補綴而未盡也至紀事
一門半取近事其間點綴以成佳話標榜以借虛
聲者蓋所不免然考世說新語註載裴啓作語林
記謝安黃公酒壚事安以爲所說不實是敘錄同
時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詩話說部此類尤夥則
亦非釁之創例矣

右詞曲類詞話之屬五部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詞譜四十卷

康熙五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詞萌於唐而大盛於宋然唐宋兩代皆
無詞譜蓋當日之詞猶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
音律能自製腔無須於譜其或新聲獨造爲世所
傳如霓裳羽衣之類亦不過一曲一調之譜無裒
合衆體勒爲一編者元以來南北曲行歌詞之法
遂絕姜夔白石詞中間有旁記節拍如西域梵書
狀者亦無人能通其說今之詞譜皆取唐宋舊詞
以調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數取句法字
數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數有異同

者則據而注爲又一體其平仄有同異者則據而注爲可平可仄自嘯餘譜以下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畧定爲科律而已然見聞未博考證未精又或參以臆斷無稽之說往往不合於古法惟近時萬樹作詞律析疑辨誤所得爲多然仍不免於舛漏惟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授事事皆深契精微旣

御定唐宋金元明諸詩立詠歌之準

御纂律呂精義通聲氣之元又以詞亦詩之餘派其音節

亦樂之支流爰

命儒臣輯爲此譜凡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凡唐
至元之遺篇靡弗採錄元人小令其言近雅者亦
間附之唐宋大曲則彙爲一卷綴於末每調各注
其源流每字各圖其平仄每句各注其韻叶分刊
節度窮極窈眇倚聲家可永守法程蓋

聖人裁成萬類雖一畀之微必考古而立之制類若斯矣

詞律二十卷

通行本

國朝萬樹撰樹有璇璣碎錦已著錄是編糾正嘯餘

譜及填詞圖譜之訛以及諸家詞集之舛異如草堂詩餘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舊譜遂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字以外爲長調樹則謂七娘子有五十字者有六十字者將爲小令乎中調乎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爲中調乎長調乎故但列諸調而不立三等之名又舊譜於一調而長短異者皆定爲第一第二體樹則謂調有異同體無先後所列次第旣不以時代爲差何由知孰爲第幾

故但以字數多寡爲序而不立名目皆精確不刊
其最入微者一爲舊譜不分句讀往往據平仄混
填樹則謂七字有上三下四句如唐多令燕辭歸
客尙淹留之類五字有上一下四句如桂華明遇
廣寒仙女之類四字有橫擔之句如風流子倚欄
杆處上琴臺去之類一爲詞字平仄舊譜但據字
而填樹則謂上聲入聲有時可以代平而名詞轉
折跌宕處多用去聲一爲舊譜五七字之句所註
可平可仄多改爲詩句樹則謂古詞抑揚頓挫多

在拗字其論最爲細密至於考調名之新舊證傳
寫之舛訛辨元人曲詞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謬
考證尤一一有據雖其考核偶疎亦所不免如綠
意之卽爲疎影樹方蕲蕲辨之連章累幅力攻朱
彝尊之疎而不知疎影之前爲八寶粧疎影之後
爲八犯玉交枝卽已一調複收試取李甲仇遠詞
合之契若符節至其論燕春臺夏初臨爲一調乃
謂嘯餘譜顛倒複收貽笑千古因欲於張子野詞
採芳菲走馬下添入歸來二字爲韻而不知其上

韻已用當時去燕還來一韻兩用其謬較一調兩收爲更甚如斯之類千慮而一失者雖間亦有之要之唐宋以來倚聲度曲之法久已失傳明人臆造之譜又遞相淆亂樹推尋舊調十得八九其開闢榛蕪之功亦未可沒矣

右詞曲類詞譜之屬二部六十卷皆文淵閣著錄

顧曲雜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有飛鳬語畧已著錄此書專論雜劇南曲北曲之別其論元人未減南宋以前以

雜劇試士核以元史選舉志絕無影響乃委巷之
鄙談其論遼史樂志有大食調曲譜訛作大石因
有小石調配之其意以大食爲國名如龜茲之類
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
號小石調不由曲譜之訛其論五六工尺上四合
凡一爲出於宋樂書亦未免附會考南曲無凡一
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時樂歌未必分南北曲也如
此之類雖間有小疵然如論北曲以絃索爲主板
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長短其聲以就板立說頗

爲精確其推原諸劇牌名自金元以至明代縷晰
條分徵引亦爲該洽詞曲雖伎藝之流然亦樂中
之末派故唐人樂府雜錄之類至今尙傳存此一
編以考南北曲之厓畧未始非博物之一端也上
品曲

欽定曲譜十四卷

康熙五十四年奉

勅撰蓋與詞譜同時並作相輔而行也首載諸家論說及
九宮譜定論一卷次北曲譜四卷次南曲譜八卷

次以失官犯調諸曲別爲一卷附於末北曲南曲
各以宮調提綱其曲文每句註句字每韻註韻字
每字註四聲於旁於入聲字或宜作平作上作去
者皆一一詳註於舊譜訛字亦一一辨證附於後
自古樂亡而樂府興後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其
所歌者皆絕句也唐人歌詩之法至宋亦不傳其
所歌者皆詞也宋人歌詞之法至元又漸不傳而
曲調作焉考三百篇以至詩餘大都抒寫性靈緣
情綺靡惟南北曲則依附故實描摹情狀連篇累

牘其體例稍殊然國風氓之蚩蚩一篇已詳敘一事之始末樂府如焦仲卿妻詩秋胡行木蘭詩並鋪陳點綴節目分明是卽傳奇之濫觴矣王明清揮塵錄載曾布所作馮燕歌已漸成套數與詞律殊途沿及金元此風漸盛其初被以絃索其後遂象以衣冠其初不過四折其後乃動至數十齣大旨亦主於敘述善惡指陳法戒使婦人孺子皆用以觀感而奮興於世教實多所裨益雖迨其末派矜冶蕩而侈風流輾轉波頽或所不免譬如國風

好色降而爲玉臺香奩不可因是而罪詩亦不可
因是而廢詩也惟是當時舊詩今悉無傳陶宗儀
輟耕錄雖具載其目而不著其詞近代所行北九
宮譜南九宮譜亦以意編排頗多舛謬乃

特命詹事王弈清等考尋舊調勒著是編使倚聲者知別
宮商赴節者咸諧律呂用以鋪陳古跡感動人心
流芳遺臭之踪聆音者畢解福善禍淫之理觸目
者易明

大聖人闡揚風化開導愚蒙委曲周詳無往不隨事立教

者此亦一端矣豈徒斤斤於紅牙翠管之間哉上

曲譜

中原音韻二卷

內府藏本

元周德清撰德清字挺齋高安人是書成於泰定甲子原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韻起例以下卽列諸部字數正語作詞起例以下卽列作詞諸法蓋前爲韻書後爲附論畛域顯然今據此釐爲二卷以便省覽其音韻之例以平聲分爲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爲十九部一曰東鍾二曰江陽三曰

支思四曰齊微五曰魚模六曰皆來七曰真文八
曰寒山九曰桓歡十曰先天十一曰蕭豪十二曰
歌戈十三曰家麻十四曰車遮十五曰庚青十六
曰尤侯十七曰侵尋十八曰監咸十九曰廉纖蓋
全爲北曲而作考齊梁以前平上去無別至唐時
如元稹諸人作長律尙有遺風惟入聲則各自爲
部不叶三聲然如檀弓稱君辱與彌牟之弟遊注
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爲彌牟又古樂府江南曲
以魚戲蓮葉北韻魚戲蓮葉西注亦稱北讀爲悲

是以入叶平已萌於古又春秋盟於蔑穀梁作盟於昧春秋定姒卒公羊作定弋卒是亦方言相近故上去入可以轉通也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入三聲自其風土使然樂府旣爲北調自應歌以北音德清此譜蓋亦因其自然之節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各有當此之謂也至於因而掊擊古音則拘於一偏主持太過夫語言各有方域時代遞有變遷文章亦各有體裁三百篇中東陽不叶而孔子象傳以中韻

當老子道經以聾韻旨此叅用方音者也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隨時變轉者也左思作三都賦純用古體則純用古音及其作白髮賦與詠史招隱諸詩純用晉代之體則亦純用晉代之音沈約詩賦皆用四聲至於冠子祝文則化字乃作平讀又文章用韻各因體裁之明證也詞曲本里巷之樂不可律以正聲其體剏於唐然無詞韻凡詞韻與詩皆同唐初回波諸篇唐末花間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於宋漸有以入代平

以上代平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雲亦無詞韻間
或叅以方音但取歌者順吻聽者悅耳而已矣一
則去古未遠方音猶與韻合故無所出入一則去
古漸遠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諸方各隨其口語不
可定以一格故均無書也至元而中原一統北曲
盛行旣已別立專門自宜各爲一譜此亦理勢之
自然德清乃以後來變例據一時以排千古其眞
殊甚觀其瑟注音史塞注音死今日四海之內寧
有此音不又將執以排德清哉然德清輕詆古書

所見雖謬而所定之譜則至今爲北曲之準繩或以變亂古法詆之是又不知樂府之韻本於韻外別行矣故今錄存其書以備一代之學而併論其

源流得失如右

以上曲韻

右詞曲類南北曲之屬三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